

许广跃 李 涛 著



怪胎

中国青年出版社

怪胎

许广跃

李涛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8年

封面设计：陆琦
封底

责任编辑：韩亚君

怪胎

许广跃 李涛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浙江省台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4 字数：194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06-0341-X/I·108 印数：1-100,000

定价：2.55元

第一章

曾经让温州人眼花缭乱神眩心迷而后人仰马翻鬼哭狼嚎的闹剧的首场演出已经降下了帷幕。现在我无法预料，当你读着这本书的时候，这一切是否已经过去或者正在重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个梦幻般美丽诱人的幽灵会长久地徘徊在这片让它大显威风的土地上。

幽灵从何而来？幽灵归宿何处？困扰着从北京、从杭州涌来的官方的和私人身份的考察者。那个阳光出奇明媚的春日，江山卫镇清会小组长郑正风坐在镇政府那间霉气冲天的楼梯间里，他的目光穿过纷繁杂乱的残枝败叶，看到了万般妖娆的幽灵款款而来。他终于意识到招唤幽灵返回人间的原来并非出自某种不可言喻的神力。他一巴掌拍住脑壳顶，扯下一把血脉旺盛的乌发来。头皮上并不令人愉快的感觉提醒他方才的判断断不会是谵妄。这可是个连白日梦都做不起来的早晨。

柳阿娇是他素怀敬意的有数的几个女人之一。

笑容里榨得出蜜水的柳阿娇出现在酒席旁，郑正风顿时象几杯酒落肚一般浑身涌上一阵舒适的颤栗，有那

么一瞬间功夫，他脑子里成了一片寒风扫过的内蒙古大草原。以后好长时间，他总是奇怪她怎么会和李三寿是一对儿。那次，郑正风是作为县委副书记第一次视察江山卫镇。那时候李三寿一门心思要求支持他的产品打到国际市场去。甲鱼、鱿蠔、鳗干和敲虾汤并没有动摇郑正风对手工作坊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柳阿娇却轻易地让他拿不定主意。他多少抱着孤注一掷的念头答应为李三寿开放绿灯。碰巧成功了。雁荡牌登山鞋象潮水一样涌向香港、澳门和东南亚。江山卫镇很快成了足以与桥头钮扣市场、柳市电器市场、金乡标牌业和宜山再生纺织品市场平起平坐的专业化商品市场。换回来的外汇最直接地证明了郑正风的能力与魄力。也多半因为她的缘故，当银根抽紧的一九八五年夏秋之交，他破例为李三寿向县农行说情，让他办理五十万之巨的抵押贷款。他对她的好感完全是一个未婚男子对美丽而又端庄的少妇的敬意。他因此总不能把她和那场祸水联系在一起。

李三寿从柳阿娇的箍抱中抽出一支胳膊，捺在床头一颗暗红色按钮上。一根白色电线的那一头通着佣人的卧室。二长一短，这是起床铃。李三寿一团身滑出蚊帐，双脚准确无误地套进38码的雁荡牌登山鞋。随着猫一般轻柔的脚步声人下了楼，柳阿娇也起床了。

她走到门边又折回在梳妆台前坐下。李三寿关照过，不化妆不准见任何人。她实在不习惯往好端端的脸上扑那么厚的粉，还把嘴唇涂得象个张开个血盆嘴的妖怪。天气也不如人意，入了秋，依旧热得象三伏天，上下一趟楼梯，汗水就把脸上的粉冲出一道一道，遽尔成了大花脸。

柳阿娇下到一楼正中的大会客厅，三个佣人已经在角落里站成一堆了，都是睡眼惺忪的模样。她打开枝形大吊灯，和佣人们一齐儿看墙上那口罕见巨大的石英钟。今天果然起得早了。她并不清楚丈夫今天这么早起来还把佣人都唤起来到底为了什么，她朝佣人们露出一露牙齿算是回答了她们的讯问。二楼育儿室的门锁咔嚓一响，佣人们立刻站直了身子。李三寿下楼梯时有片刻时光目光对着柳阿娇，并无任何暗示，柳阿娇似乎感到丈夫又在责备她做错了什么事，脚下不由自主地往旁边挪开了几步。

“今天家里有事，把大家叫早了一小时。我付加班工资。先不忙烧饭、打扫屋子。把去年我做生日时摆过的那些东西都理出来，就照过生日那天的样子摆起来。——还有，准备一等客人的点心。做完了，每人到我这里领五元钱。”

李三寿一弹手指，佣人们立刻散开了。柳阿娇端上一杯沏得极浓的乌龙茶。“哪里来的客人？”“几个人？”“留饭么？”柳阿娇连问几句，李三寿只在抿二

口茶中间漏了句“再说罢”。

佣人们每人捧一件古色古香的坛坛罐罐下楼来。大客厅的两面墙上，乌梨木镶嵌出博古架的样子。许多不规则的方格放在一起倒有一种不对称的和谐。平时，架子上摆一些唐三彩、金鱼缸、假山石和仿制的古玩。顶楼那间三保险锁着的屋子里，收藏着李三寿花大价钱收拢来的真正的古玩。不到要紧时候不轻易露面。柳阿娇迎上去帮佣人一把，背后李三寿叫住了她。

“你还能去睡一会儿呢，阿娇。”

柳阿娇已经接下一只巨大的景泰蓝帽瓶。

“起来了，再睡不着了。”

“那你就让她们弄么。这天，动一动就出汗。”

“没事。我帮着递一递。”

“叫你歇着你就歇着。挤在一堆反而碍手碍脚的。”李三寿迟疑了一下，又添了句：“你倒看看这瓶子的价格。”

每件古玩、字画上都挂着李三寿特地叫温州一个装潢画师定做的标价签。她没敢低头去看那块晃晃悠悠的烫金小纸片。她生怕心慌意乱的当真失了手。年龄最大的佣人水婢接了帽瓶去。此后柳阿娇象手上生了疥疮似的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下厨房烧了饭，又把一对宝贝双胞胎服侍起床。

是该出太阳的时候了，太阳却没有出来。老大一方天尽是破抹布的颜色。看来今天一整天都不肯出太阳。

屋子差不多齐整了。五台十八到二十二英吋的彩电和三台录像机都摘去了布罩。李三寿从一楼到顶楼依次看起来。除了金银首饰，值钱的东西基本上都极自然地展览出来了。佣人们正把几口装着皮毛衣服的大樟木箱抬出来，望着阴沉沉的天迟疑着。“没有太阳晒什么？”柳阿娇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李三寿却阴沉沉地说：“不下雨就晒出来。”

佣人只依李三寿的吩咐行事。

李三寿发动了院子里的摩托车。每天早晨，都是他亲自送一对宝贝儿女去幼稚园。

她问：“客人什么时候来？”

“看他高兴，或许这会儿就到了。”

“今天我去送孩子。你在家等客人吧。”

“我自己送，来得及。”

李三寿把双胞胎一前一后抱上摩托车，替他们戴上儿童头盔。跨身上车。

“我送一天也不要紧吧？他们不也是我的孩子？”

“什么话。谁说不是你的孩子了？”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送？你那么忙，心事重重的，为什么什么事情都不让我插手？”

“奇事。让你歇着还不好？”

柳阿娇着恼了。“歇着歇着。你就让我一天到晚歇着。我是你买来的花瓶就摆着看看？家里来什么人有什么事一点也不让我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人？这日子过着

还有什么意思？”

李三寿的脸和天空一样阴沉了。从表袋里掏出张纸扬了扬。“你懂，那你自己看。”柳阿娇没有凑上去，她看不懂。除了人民币和自己的、丈夫的以及一诺和千金二个孩子的名字，她再认不得几个字。李三寿的摩托车扬长而去。她牵然坐倒在院心花坛沿上。

天愈发阴郁了。圆圆脸的佣人小香极不是时候提了双登山鞋走过来，提醒柳阿娇还穿着卧室里穿的皮凉鞋。又是他的规矩。一夏下来，她的趾缝间闷起了连片的白花花的湿气，挠得非抓破点皮出点血方止得住痒。

“不穿不穿不穿我不穿！”她朝女佣发起火来。

小香放下鞋悄悄退开了。

工厂上工的汽笛响了。一万头黄牛吼叫一般。她回过神来，万分痛恨地瞪了眼雁荡牌登山鞋，默默穿上了。脚趾缝立刻条件反射似地剧痒起来，似有无数条小虫子在爬。

李三寿转眼回来了，进门就问：“客人没来？”柳阿娇点了点头没有吱声。李三寿注意到了，柳阿娇眼圈红红的，每隔三秒钟揉一揉眼睛。他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脸上带着笑，伸手抚住妻子的肩膀：“看你，什么委屈事，眼泡弄得那么肿，等会怎么陪客人？”

丈夫的突然亲热最容易引出女人的伤心。“反正什么都不懂，陪什么客？只配到厨下烧火。”

“好了好了，我都告诉你，”李三寿宽容地笑着，替妻子抹去眼泪，“县农业银行等会有人来。不是有五十万抵押贷款么？要登记抵押品。”

“摆那种花架子有什么用，这回贷款，还不是都靠郑书记帮的忙。”

“要是我的家底显示不出足够的实力，十个郑书记也没用。”

“你家底厚实，为什么还要贷款？”

李三寿倒让她问住了。

“人家想贷，你就是穷光蛋也贷，不想贷，你再阔气十倍也不会给。”

李三寿一把收了笑，脸放得象帐子一样快，重重哼了一声，甩手而去，“你这张嘴，说不出一句吉利的话来！”

仿佛应着柳阿娇的话，尽管李三寿费尽苦心，巧妙地把家布置得富丽堂皇，要等的人终于没有来。太阳都偏西了，李三寿去信用社问。那个面生的年轻女人告诉他，不会再来了。抵押贷款也停止了。不要说县委副书记就是市委正书记说过也没有用。李三寿巴掌痒痒的，恨不能在那张漂亮的脸上印上五个手指印。

镇子很是一派繁荣景象而且还会日复一日地繁荣起来。这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很少感觉到愁的滋味的。他们是躺在镇子这条大船上的乘客，船不触礁不朝天他们是用不着忧虑的。以往每次路过镇街，李三寿必放慢

车速，差不多每一个熟识的或是不熟识的都会朝他打招呼。店铺的老板们招呼他坐一会再走，点心店会劝他尝一尝他们店里刚出笼的新鲜花色。那些年轻的或不年轻的老板娘会朝他飞来一个一个媚的或不媚的媚眼。这是李三寿的一种不小的享受。他是看着镇子发起的，自然他也不曾料到镇子会发的那么快。

江山卫算个古镇。明朝时候倭寇骚扰沿海，名将戚继光从贴邻的福建带兵过来，在鹿溪江的入海口边这片荒滩上建了卫所，亲自取了这个颇有气势的名字。倒是前有江后有山，就是缺田少地。明清坐龙廷起，江山卫的讨饭帮就远近闻名。无论灾年丰收，每年一到春秋必有一大帮人出远门挣万家饭。“文革”时候，江山卫的数千“讨饭佬”在省城静坐数日向政府要饭吃。那几日党中央的一个年纪很轻脾气不小的副主席正巧在杭州，为此很动了一回肝火。讨饭行当并没有因为一个取缔令而绝了种，成群结队的人照样带了生产队、大队乃至公社、区委的证明涌向大江南北。有的村倾巢而去，大队支书怀揣公章和记工簿。讨一天饭记一天工分，照样年底结算分红。并不光彩的经历倒造就了一批闯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心眼活络、口舌灵巧的好汉。温州十万供销员中头一批供销员就出在江山卫。镇子和邻近的几个村仿佛是一夜之间就办起了无数的公司、工厂、服务部、小作坊。几经分化合并，雁荡牌登山鞋终于独占鳌头。如今哪一家都在做雁荡鞋的加工。街面上，每隔

几步必有一家经营鞋革鞋面鞋帮鞋带鞋扣鞋箱和成品鞋的商店。无数的小吃店、饮食店、旅店。小客栈也就是应登山鞋的兴旺而生而发。镇子到温州的长途车从原先一天二班增加到一天三十五班。

李三寿是一镇的衣食父母。镇上人都这么讲他也这么想。镇上每一幢公家的新房里，总有一部分李三寿的钱，每一桩公益事业捐款红单里总是李三寿的大名排在最前面。他坐长途车不用票，进酒店点心店茶店没有人肯收他的钱，镇政府办任何一桩大事都必先和他通个声气。

谁也想不到他李三寿也有缺钱的苦恼。

厂子在老城门下，进门便是半成品仓库，那里一年四季排着长队，各家各户还有邻近几个村加工完毕的鞋底鞋帮等着验收。

后头便是两幢三层楼的成品车间。除了少数领班外几乎一色外地雇来的工人。鞋堆成了山，鞋山一样差不多要埋了人，大排风扇发疯一样尖叫着，男人们个个赤着精膊依旧汗如水淋。李三寿一露面工人们干活越发起劲了许多。李三寿只探了探头便离开了。反正计件制，干多干少和他并没有多大关系，倒和工人分得的钞票关联得紧。从顶楼他的办公室看下去，左侧一块空地已经平整出来了，那是他准备盖新的成品车间的地基。几个农民工正往地上打木桩。李三寿撤下了电风扇，头档。让风哗哗地对着脑壳吹。照他粗粗估算，镇上初级加工

的能力远远没有用尽，何况还有邻近几村的几万人口。要是他再盖起二个成品车间、瓦楞箱车间和炼胶车间，江山卫的出口鞋能再增加一倍。他在郑副书记面前拍下胸脯的。他没有透露的一点私心是：要是他不再发展登山鞋产量，其他行当会顷刻兴旺起来——镇子里潜伏的财力人力足够再办起几个相当规模的新厂来。那时候，一统天下就打破了，人家提起江山卫就不象如今总是和李三寿的大名联在一起，或许还得添上王三寿张三寿陈三寿。他不愿意看到那一天。

没有钱一筹莫展，如今，一切的雄心壮志都落空了。

他放倒活动椅躺了上去，摸出二枚硬币拨起颌下的软髭来，象个无所事事的二流子一样架起腿颤着脚尖由着鼻子反反复复哼着越剧《红楼梦》里贾宝玉唱的“我合不拢笑口将喜讯接”。要是他弄明白自己正在哼什么一定会越发烦恼起来，此刻他哪来的喜讯更不会开个笑口象个傻瓜蛋。

刺耳的电话铃把他吵得头皮发胀。柳阿娇打来的，提醒他去吃晚饭。他唔了一声搁下话筒，又自顾自添了一句：吃个屁。重新拿起电话听筒重新重重搁上去。好象仍不解气，他发狠劲拔下一根粗硬的胡子。下巴上立刻涌出绿豆大一个血点。

顾丹到江山卫没镇几天，男人们就起先背地里而后

当着面叫她“长牡丹”。温州人诸事百般讲究与众不同，以别出心裁为时髦，除却香烟。偌大一方地面上生意人独独看好上海产84'S牡丹牌。口味正，浓淡适宜，装装潢挺刮，黑市上长牡丹二元五一包。顾丹体态苗条脸孔漂亮，确实是花中牡丹香烟里的长牡丹。把她从全县顶偏僻的那个乡信用社调到江山卫来，是因为这儿的秃顶主任有了桩洗不清辩不白的事。这年头信用社的贷款象八月十五的鹿溪江大潮来得凶猛退得也惨。上一年不问阿狗阿毛，只要一张申请便可贷得五万十万。过个年关一下子关紧了闸门。规定只有种植、养殖可贷而且须以财产作抵押，赔不起的不得贷。秃顶主任一个月前亲手贷出一笔二万的款子，单子上明明白白写着粮食专业户林碎姆买农机用，用新盖楼房作抵押。几天后派出所收容了一个明目张胆放高利贷的家伙。这家伙一直在李三寿厂里做，收入本有限，不可能有如此巨款放高利贷。未用刑，这家伙便招了：摸会中了个头彩。十个二十个人不等，各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二万，聚成一笔款子，用抽签决定用钱先后秩序——这种摸会近来十分时兴。大凡入会者都想用这笔钱办厂或做生意，象这家伙中得头彩放高利贷实在少见，也活该倒霉。摸会名单里吃了亏的有林碎姆。有人私下里留意了。一查漏洞百出。这林碎姆倒是农民却根本不是什么粮食专业户，分得的几亩田荒了几年，早转手包给了别人种。家中根本没有什么新盖楼房，只有破屋二间，三十出了头依旧是光棍一

条。更重要的是他根本不是江山卫镇人，江对岸的人个个认得村东头那个光棍穷光蛋。秃顶主任再三再四申辩没有收受任何好处，但没人信他。林碎姆也一口咬定没有私下交易，他同样说不清二人到底有什么瓜葛，这事发生在上一年小事一桩，今年却容不得了。县农行一纸调令将顾丹调来接替秃顶主任做了信用社代主任。顾丹报到那天，下了汽车天上就飘起了雨丝。天下着雨，江山卫镇的热闹依旧一点不减。九岁的儿子阿屯象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走一步停三步，到处看新鲜。这儿和那个偏僻的乡村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顾丹狠狠心掏出四毛钱给阿屯买了碗猪脏粉吃，阿屯笑眯了眼，吃完了亲亲热热叫了好几声妈。顾丹带来了县行紧急通知：任何贷款一律停止。

顾丹到江山卫上任第二天就遇上了件蹊晓事。

事后谁也说不清楚消息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反正好多人都这么说，大家就信了。这年头奇怪事情多也就见怪不怪了。

天方蒙蒙有些曙光，二层灰砖楼的信用社门前已经聚了一百多人。依照先来后到队排得整整齐齐。随后又有许许多多从镇子的四面八方各个角落陆续涌来。附近几个村子也有人来了。看得清人面了。排头里公推出几个年轻力壮的负责维持秩序。队伍从信用社门口往北，沿着中心街道斜穿过小学校操场，出南城门，在江堤上兜了一圈又入东城门，然后占据整条镇后街，一直延伸

到老汽车站——如今的个体户停车场边。女人为多。十有八九挎着皮的牛筋的或人造革的皮包，不挎包的必把手掌紧紧捂着胸口或者紧紧攥住手里的小布包。没有人插队挤搦或高声喧哗。唯有手表今日格外受宠。前头一看表，竟如传染一般，后头一个接一个捋起了手腕。

二楼上的顾丹到底醒了，被脚步声吵醒的。阿屯跳下床啪地推开了窗，一声尖叫：妈！存钱的排队啦。此类事闻所未闻。顾丹相信这支队伍却信不过他们真来存钱。她也探出头去问。存钱！下面齐刷刷地回答她。顾丹提前一刻钟卸下排门板，在铁栅栏后打起了精神。头一个个子高大的红脸汉子双手递进个公文包，一抖，二三十叠十元人民币落在桌上，小精怪似地跳了一阵。顾丹双手按住钱，觑空瞥了眼红脸汉子。若不是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她真会疑心遇上了抢劫犯。都存了？都存了。填完存单。红脸汉子象沾了什么大便宜似地龇出一排焦黄的牙床，满心喜欢地让出了窗口。第二个。顾丹没有看她脸就知道是个老太婆。一双皱皮打桐的手腕缝里尽是乌泥，不打桐处透出褐色的光泽。枯手簌簌抖着，一块肮里肮脏的土蓝布包打着几道死结。解了老半天，一层一层小小心心摊开来，里头竟也挺挺刮刮的三千元钱。那双枯手沾一下唾沫抹下一张钱来。顾丹倒不急，排后头有人急得嚷起来。这时窗外一阵黑随之一声巨喝：哎，女师傅，你开的多少利息？窗上的铁栅栏格格响着，原来方才的红脸汉子扒着栅栏又挤了回来，两

枚手指指着那张存单。顾丹一看并没有错。不是一分五？大汉打雷一样吼问。一枝枯手飞快伸进来按住桌上飘落的钱：不是一分五利息？顾丹吃不准一年期的利息一分五从何说起。八年期的利息也不到一分五的一半。队伍后头已起了一阵骚乱。近处几十个人顾不得排队都涌上来。都异口同声责问，为什么不是一分五？说出的话怎好收回去？你信用社还有没有信用？顾丹大声反问：谁说一分五了？窗外众人面面相觑。明明有人告诉过，但他们此刻明白，说出来也不顶用。贴过布告了？没有。开过大会了？没有。这是误传，乡亲们，国家定的利息怎么会随随便便说变就变呢？红脸汉子一口浓痰吐在墙上：老子不存了。窗前的人群骂骂咧咧地散去了大半。那双枯手攥紧了蓝布包，似还期待着奇迹似地扒在窗前不愿离去。顾丹作难了，将存单翻来倒去象研究天书一般盯了半天，转而她劝红脸汉子，反正钱闲置在家也没有用，不如存在信用社，支援国家建设，于己也有好处。老太婆咕哝道：随便放到哪儿去也不止这一点利息。顾丹盯住红脸汉子软声软气劝说着。当然存不存由你自己决定。你看呢？红脸汉子被顾丹盯得脸越发红了，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了。后面队伍已经散了，散开来的人都挤到铁栅栏前张一张，骂几句难听的话而后各自回家去。这时候秃顶主任到了。极威严地咳嗽着，吵什么吵什么。这是信用社，是你们起哄的地方么。红脸汉子：不存了。顾丹：你方才想存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